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三年盡四年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故月也(疏)舊疏云隱九年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桓十一年傳云柔會宋公以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云無駭發傳者無氏嫌貶也然則今復發傳者嫌會讎人致貶故也按左傳云疾不明所疾何事杜氏以爲疾其專政亦以意言耳穀梁云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讎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舊疏蓋駁穀梁說耳○注所伐至大夫○舊疏云知未命大夫得書卒者正見隱九年經書俠卒也彼注云未命所以卒之者賞宜從重無氏者少

略也卽其義按將兵大夫稱名雖未命蓋亦三卿之一隱五年傳云將尊師少稱將也○注與桓同義○舊疏云桓十一年柔會宋公已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按柔蓋亦三卿之一桓莊皆薄臣子之恩故去卒以示譏○注月者至月也○舊疏云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衛世家曰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是此役伐衛乃奉王命非遵王命也如何說則齊魯逆王命矣以左傳證之史記是也按以左氏證之亦嘗與公羊同義下五年公會諸侯伐衛納惠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救衛者救黔牟也明黔牟天子所立故得奔於周也世家又云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客舍黔牟與燕伐周如惠公爲王命所納黔牟無緣復爲周所立衛惠無爲怨周史公亦自矛盾也舊疏云正以征伐例時卽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丑之屬是也今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是月爲惡詞明重於伐矣通義云此兩惡并重錄責之甚也凡侵伐常例時間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諸侯之師以錄月者爲善公會侵蔡伐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師錄月者爲惡弱會伐衛公孫慈令侵陳是也君臣殊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義范引徐邈曰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與爲同其埋危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注莊公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討除非以起他事不見也疏注莊公至見也○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絶也又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注不書葬者篡也是篡不明者則貶去葬以見義若如衛人立晉見於隱四年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其篡已明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齊小白入于齊見下九年傳曰其言人何篡辭也是篡亦明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齊陽生入于齊見哀六年亦書入以明篡故哀十年書葬齊悼公其入國即位之初皆有立納入文者不嫌非篡則不必貶去其葬也宋莊公初篡不明理合去葬見義今書葬者正以繆公有讓國之善計其父功而除其篡罪也隱三年注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蓋以殺大居正之義故也通義云篡未明而書葬者爲繆公之諱與葛時同義是也舊疏云襄十四年夏衛侯衎出奔齊至二十六年春甯喜弑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傳云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云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又宣六年傳而立成公黑臀彼注云不書者以惡夷獋也然則剽與成公之篡皆不惡者以惡衎與夷獋矣是爲以起他事不見今宋莊公之立不書惡之者自以計除之不見義故云非以起他事不見也既以計除之則適然無罪故得書葬又云晉侯重耳亦篡不明而僖公三十三年

得書葬晉文公者春秋爲賢者諱故也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當有恩禮(疏)俞云謹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崩者蓋謂此年未有天王崩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崩者也傳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皆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言伐者唐石經無言字以彼例此可知言字之衍矣穀梁傳云傳曰改葬也注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是范不以傳言爲然楊疏云經宜書改而不書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其改卜牛須書改者若直言卜牛嫌卜前日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之是徐疏隱駁范氏義也〇注改更也〇詩鄭風緇衣云敝予又改爲兮傳改更也廣雅釋詁改更也國語晉語執政未改革注改易也易亦更也更改雙聲〇注改葬至當月〇禮喪服改葬緦注謂壙壟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葬者明棺物壞敗故謂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

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疏云拔旣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士斂之奠士用豚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太牢可知朝廟此載柩之時士用輁軸大夫已上用輴不用蜃車飾以帷荒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通典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緦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謂從何廟之牲物何用慈答奠如大斂奠士特豚從廟朝廟謂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奠用特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又晉尙書下問改葬緦應虞與否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緦旣虞而除之傳純難曰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祔於廟不得但虞而已苟誚以爲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謂謂純言爲當虞薦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窆而奠事畢而奠祭遂毀靈座若棺毀更斂宜有大斂之奠若移喪遠葬又有祖奠遣奠也射慈答徐整亦云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孔叢子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旣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漢戴德云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

粲遺其之禮其餘親皆弔服按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此鄭氏所謂墳墓以他故崩壞者故韓愈改葬服議云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注緦者五服最下故云服輕也通典載蔡謨等說以爲改葬宜斬衰韓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他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緦也其說是矣所以鄭氏尊指臣子妻三項江氏筠云改葬究竟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范甯云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常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則范德之論同於祭說矣彼又引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貌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緬釋所以緦也是江氏以皆服緦也蓋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亡尸骸故制改葬棺物敗之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葬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緦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槩馬王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典引

趙商答陳鑠問謝常侍三月以序其餘哀戚蔚之云改葬所
以緦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
是死其親故制緦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何月而葬則當服如
鄭氏說卒緦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
爲葬說故也韓愈云或曰經言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
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
日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
也是皆從鄭說何氏不著既葬而除之說當亦如鄭義又云
不當月以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文彼
宜服重故月明此服輕不必如蔡謨范甯等反重服也左氏
傳緩也似不得緩至七年非如後世青烏術或有求卜吉壤
停柩不葬之事穀梁引或曰郤尸以求諸侯亦非人情應如
范氏所駁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
或云改葬緩至七年學者疑之於是有郤尸以求諸侯之說
似改葬近之春秋書改卜易爲不書改葬改卜禮也改葬非
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
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
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六
安萬民三曰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
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而春
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此知改
葬非禮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引春秋說云恆星不見

周人榮沓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穀梁疏引感精符云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著麗太甚嚴氏烝云疏引春秋說穀梁疏乃感精符文知解中几言春秋說者皆春秋緯書作解者用漢人之法不出書名耳按春秋說即春秋緯是也不必即感精符文感精符以改葬桓王在恆星不見後與春秋四達舊疏所引春秋說似因改葬榮沓乃致恆星之變故又引宋均說云由三年改葬故七年恆星不見夜明者由此榮沓改葬故惡書月以深錄之也言時無非常之變則有變者可改葬如王季之墓爲欒水所齧喪服注所謂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是也通義云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書者也改葬之服緦禮則有之然骨肉歸復於土其道尚靜苟有陵谷之變至動尸移柩孝子仁人所不忍言也卜葬之辭曰考降無有近悔舉天下而葬一人未能遠悔尚復改葬蓋不愼矣若乃無非常之變榮沓更葬尤春秋之所惡也古不脩墓況改葬乎〇注書至恩禮〇文九年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葬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此改葬桓王亦宜有恩禮故書之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疏杜云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一統志酅邑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大事表在今青州臨淄縣案國語齊語云齊桓公初立正封域東至於紀酅蓋特存之齊都臨淄而酅即在臨淄之境則知桓公初年

齊之東向地甚狹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東安平前漢屬菑川國後漢屬北海國前志注引孟康曰今酅亭是也後志注引此傳東萊集引此注無東字誤也水經注淄水篇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城故酅亭也春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服罪請酅存五祀按述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年然後更流注北楊水城城故酅亭也是酅亭在齊國東東平縣南十餘里馬氏宗槤說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疏）史記始皇本紀贊云紀季以酅春秋不名杜云季紀侯弟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何賢乎紀季（注）據叛也（疏）注據叛也○左傳疏引劉賈謂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按經文與邾庶其以漆閭邱來本黑肱以濫來奔之屬詞同似皆據地外叛劉賈等因如彼說故何氏據以難也杜以爲貴之蓋本公羊說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注）紀與齊爲讎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酅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爲五廟後以酅共祭祀存姑姊妹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

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

疏 穀梁傳曰鄰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鄰事齊也亦卽服罪義也魯子者舊疏云傳所以記魯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其隱十一年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故輒記其人以廣義也公羊問答云問元鄭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謌昭十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爲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爲曾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是漢魯賜碭人也據此則孔氏之徒受春秋者尙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云則曾子亦孫於春秋者此處云爲曾子史無疑矣又按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者通義云謹按喪服傳女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詞舊疏云季爲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校勘記云惠棟云董子以魯子曰[illegible]紀侯謂其弟

之語又云以酅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說其辭以予紀季按左傳云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往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文下四年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似亦以酅入齊爲紀侯所屬矣與董生說同○注紀與至姊妹○舊疏云凡言首者先服之辭紀國未滅今以往服故謂之首服按今律有自首首告之科同此義先祖有罪於齊事在下四年傳通義云惠士奇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謂采此韓詩外傳云說必有所據郱鄑郚者紀之封酅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酅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酅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爲齊附庸矣按韓詩之說自謂天子以正絀滅有罪諸侯者言故留其采與賢子孫守其始封之紀若春秋以強併弱以大兼小狡焉[illegible]食安得有此此蓋紀季服罪適齊襄爲其所動許以酅存焉爵毛氏奇齡春秋傳云酅者紀之邑也齊侯將滅紀已還紀三邑矣至是而紀季以酅納齊顯爲附庸以存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酅其恤紀與惡齊義俱見焉○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

以下敢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取賢也因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諱以辭予臧孫辰以鄑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書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鄰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然則董生所據公羊以爲本美紀侯詭其辭於季耳與何氏少異何氏自以季存祖之功除其出奔之罪予以知權故稱字賢之然繁露亦引公子目夷祭仲荀息曼姑爲例則是亦以紀季爲能行權也矣所謂博而要詳而反也○注言入至見之○舊疏云襄二十六年衞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之屬皆不獲已故以爲難辭公羊問答云大既服罪矣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繁露曰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故以鄰往服罪于齊據此則紀季之服罪實紀侯使之故雖迫於先命而猶有

不忍去之心故經書人以起之舉凡常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鱄去國之義君子不避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按以何氏解人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按如專酅則或據邑畔君或竊地他國季皆不然故不言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男謂至爲姑○爾雅釋親文釋名釋親屬云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詩衛風泉水云遂及伯姊是女子亦謂先生爲姊也釋名又云姑故也言於已爲久故之人也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左傳疏引樊光爾雅注云春秋傳曰姑姊妹按今襄三十一年左傳有公姑姊又列女傳有梁節姑姊魯義姑姊蓋謂父姊爲姑姊父妹爲姑妹也樊光所引春秋傳蓋即此傳語禮喪服及記皆姑姊妹連稱爲其同爲期親故也白虎通又云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

冬公次于郎注次者兵舍止之名疏左氏作于滑杜云滑鄭地陳留襄邑縣西北大事表在後漢志襄邑有滑此杜氏所本也今歸德府睢州有滑亭按刺公欲救紀而不能則次爲紀出紀在魯東滑與郎皆在

拔西故下注云惡公救人避難道還也左傳以爲將會鄭伯紀紀難故作滑公穀皆無此義○注次者至之名○穀梁傳謀止也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舍爲信過信爲次拔所止舍次可曰次故周禮宮正職以時比宮中之宮府次舍之衆寡皆鄭謂次諸吏直宿又宮伯職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先鄭謂後內曰次在外曰舍左傳襄二十六年師陳焚次杜云次舍在因之安行旅處爲旅次易旅二爻旅卽次張據所止亦曰也周禮掌次職則張大次小次市亭亦曰次又司市職于思次以令市而聽大治大訟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推之星次所躔亦爲次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是也所處亦曰次國[illegible]之語五刑三次韋注次處也蓋凡暫處者皆得次名兵所止師曰次亦以不久故也舊疏云正以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舍于聶北救邢次之文故也

其言次于郎何〔注〕國內兵不當書公斂處父帥師而至雖有事而猶不書是也〔疏〕注國內至是也○見定八年傳不當圍不監本毛本作而當依鄂本正若然定十二年書公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其昭十二年書叔弓帥師圍費彼無注我亦季氏强邑經書叔弓之圍其亦書公圍成之意與郎爲內地見桓十年刺欲救紀而後

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疏〕注惡公至起之○穀梁傳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注畏齊是辟難義也杜氏釋例云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次以事為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按此救紀不能無事可成故書次以示譏左疏引賈氏皆以為善次非也○注諸侯至亂也○閔二年左傳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又僖元年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本有相救之道以抑強消亂也舊疏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仇不書其滅而刺魯侯不救紀者以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是以刺不相救也而蓋齊襄復讎者所以申仁孝之恩各自為義○注次例時○舊疏云即此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之屬是也而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書月者自為下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月也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書月者自為下文敗宋師出之次仍不蒙月也義或然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郜同義

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凡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

疏

左氏饗作享國語魯語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周禮鐘師注杜子春引作享經傳多享饗互用也後人分下獻上曰享上受下曰饗非也孟子萬章而百神享之亦下獻上乎○注書者至同義○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是也彼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近淫此同彼義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聘享之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得與焉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夫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圭享君以璧夫人以璋享用琮既卒事君使卿歸大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為主而夫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未為賓客者祼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贊云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再祼者謂王祼后亞祼王祼酌圭瓚后亞祼酌璋瓚皆宗伯攝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將殺禮侯而稱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王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禮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四年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猶假古禮而竊行之書祝丘則非宗廟也書齊侯則非同姓也書夫人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竊

出而獨行享禮於外君子於是病焉莊公古有夫人享諸侯之禮未聞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會于禚于防于穀言享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亦奉而行之永為家法陽穀及卞兩會齊侯魯秉周禮此何禮也○注牛酒曰犒○淮南氾論訓犒以十二牛高注牛羊曰犒其其枯犒也說文無犒字据高誘說當即槁字緣設牛酒共其枯槁故即謂之槁蓋因其枯槁而潤之曰槁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也周禮牛人職軍事共其犒牛亦作醑斥彰長田君碑史見勞醣芳醫穀芬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春秋屢見犒師之文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即鎬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鎬與犒通者唯玉篇犒與鎬通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攷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注故書槁為槀鄭司農云槀當為槁謂槁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注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槁本从木後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為牛旁爾○注加飯羹曰饔○周禮舂人職注饔有食米則饔禮兼燕與食疏云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饔禮則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饔禮兼燕與食也淮南氾論訓注又云酒肉曰饔周禮蒸人職書其等以饗工注饗酒肴勞之也按大行人職云饗禮九獻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蓋此自用饗禮饗齊侯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非俾加酒肴之謂故穀梁注曰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也禮士昏禮云舅

姑其饗婦注以酒食勞人曰饗雖止一獻爲其禮之至大故於厥明行之焉鄂本飯作飢通○注月者至知例○舊疏云上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一出亦書月而言再出直者正以下文三出四出皆無月故也而上二年月者自爲下經乙酉宋公馮卒其會仍自不蒙月矣三出不月者卽下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是也按穀梁傳云饗甚矣注以非禮尤甚故謹而月之再出又饗故爲重也

三月紀伯姬卒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疏注禮天至卒之○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云禮諸侯絕傍朞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不書卒按穀梁之變猶禮記文王世子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之變謂變服也范說非白虎通喪服云天子爲諸侯絕期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緦重公正也禮記檀弓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蓋殷時天子諸侯無絕旁期

之禮故滕伯文爲世叔父乃昆弟之子皆如本服齊衰期也殷道親親周道尊尊故二代之制不同故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依降服大功檀弓又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又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是與此同也通典引馬融喪服注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國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國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又曰諸侯絕周姑姊妹一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故服周親服按馬氏前一說謂天子之卿大夫士嫁女於國君皆服大功如邦人然也以尊同之義核之其說非也大功章又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通典引馬氏云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按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按在室大功云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語非其原文也賈疏云此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一等當小功但嫁於

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爲命婦若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爲大夫妻則又降在緦服令彼姑姊妹亦爲命婦唯小功耳今得在大夫科中者此謂命婦爲本親姑姊妹己之女子子因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煩別見也按此所述大夫等四人至詳其謂大夫之妻爲本親姑姊妹非夫之姑姊妹尤精褚氏寅亮云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因嫁而降雖彼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程氏瑤田喪服文足徵記云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盛氏世佐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之服在此則其適士當降在小功可知矣此亦命婦以尊降旁親之證也按此四人所降卽天子諸侯所絕二王之後王者所不臣故得申其尊服本服卽大功也喪服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本服期出嫁大功是其功者其親服也此云恩得申亦謂服大功也言絕期者本其本服言之也通義云伯姬卽隱二年所逆者蓋惠公之女莊公之姑喪服大功章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於諸侯者錄卒嫁於大夫者不錄卒也其杞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杞伯姬者桓公之女也僖之季年猶欲求歸蓋卒於文宣之世於屬爲父之姑尊絕旁緦況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也所傳聞之世恩殺

故杞伯姬叔姬卒皆不日與內大夫義同杜云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釋例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比也按不錄卒蓋譏高固所逆之子叔姬之屬者也若諸侯夫人不書卒當如孔義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疏繁露玉英云卒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言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彼注引何君廢疾云春秋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弒其父人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即以變滅言大去爲經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劉氏逢祿難日論語與滅國公羊傳滅者亡

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言滅梁亡仇讀皆不得言滅誠以滅人者當坐取王封之罪而爲所滅者以死社稷乃正以出奔爲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與也變滅言大去者爲復仇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說亦望文生義非事實也若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繼失大惡委之於經則何取乎傳乎通義云大去者不返之詞其君出奔而國爲敵所有也由齊言之則爲滅由紀言之則爲大去蓋因其可諱而諱之按如董生所記似紀侯死難並未出奔故有賢之之義蓋亦公羊先師所傳與何氏所習少異善善從長繁露所記不可不存也若如左穀二家師說以大去爲不反則國滅不能死義宗廟社稷委之於季僅身事外春秋應罪之不暇何爲賢之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注）據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爲諱（疏）注據楚至爲諱○見宣十二年彼注云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書滅蕭正春秋責備賢者有義也下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除惡蓋時齊桓責德未著故亦不爲諱則

十年齊師滅譚不諱從可知矣莊王伯功已成一於其殺陳夏徵舒實與之不言執一於其入陳善其納善一於其戰邲貶荀林父其賢明著而不諱滅蕭故據以難也通義云襄公他事不足賢獨復仇之心有取焉故爲諱惡以成其善佁儒疑於襄公利紀不得爲賢此未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貪土地醢乎令德更何所諱唯賢其復仇而病其利紀故存其其可法役其不可法而假以爲後世法耳論語述而篤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戴氏注云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鄭大夫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春秋所不遺此其義與

復讎也

疏 後漢書逄萌傳云後讀春秋問復讎之義謂此

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

注 烹煮而殺之

疏 鄭氏齊詩譜云齊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徐廣曰周夷王與鄭不同孔氏詩疏云世家言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哀矣按齊詩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又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於

驅逐譖之好焉明哀公失政之君故紀侯得以入譖因之受烹也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云孔此言當矣汲冢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徐廣應本此為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又按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則齊丁公伋與康王同時康王後歷昭穆其懿凡四王丁公後歷乙癸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為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世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顯然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鄭譜應不誤按懿王以前歲數不明鄭譜懿王下即稱夷王又大雅民勞箋厲王成王七世孫正義云不數孝王故七世似鄭譜無孝王懿夷相承尤易訛傳故也○注烹煮而殺之○老子如烹太牢釋文烹煮也淮南說林訓狡兔得而獵犬烹注烹猶殺禮特牲饋食禮烹于門外注烹煮也漢書高帝紀羽烹周苛注烹謂煮而殺之與此同也舊疏云周語亦有其事周語當齊世家之說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

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注）龜曰卜蓍曰筮分半也師喪亡其半（疏）舊說云盡者何者以襄公注決行同爲歎而言事祖禰之心盡故執不知問按襄公假復讐為名藏紀春秋因假以張義○注龜日至曰筮○禮記曲禮云龜為卜筴為筮注筴或為蓍彼疏

引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歲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說文艸部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蓋蓍陽也故其數奇禮記疏引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通鑑引劉向說又云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易繫辭傳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臧往似蓍龜知靈相似僭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蓋卜人不欲獻公立驪姬設此語阻之也周禮春官太卜職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其經兆之體百二十頌千二百是也筮者太卜又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其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也大事卜小事筮大事者大卜所掌也八命征象與諸果至雨瘳是也餘則入於九筮則簭人所掌也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鄭破巫爲筮者是也按先鄭云征謂征伐象謂災變雲物與謂予人物謀謂謀議果謂事成與不至請至不雨謂雨不瘳謂疾瘳不後鄭易征爲巡守象謂有所造立與謂所與共事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是也其九筮則後鄭云更

謂遷都邑咸猶愈也謂簭衆心歡否也式謂簭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簭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悅簭所改易也比謂簭簭與民和比也祠謂簭牲與日也參謂簭御與右也環謂簭可知師不也大事皆先簭後卜簭凶則止所謂卜簭不相襲也大卜八命而外有立君大封皆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旅則陳龜喪事命龜此又大事之次也○注分半至其半○荀子禮論云然則何以分之楊注分半也禮記月令云孔生分注分猶半也說文八部分別也从入从刀刀以分別物也物分則半故分爲半師喪分焉故知爲師喪其其半言不必全喪亡也

寡人死之

（注）襄公答卜者之辭

（疏）注襄公至之辭○通義云師喪分焉寡入死之不爲不吉爲皆命卜之詞言苟得減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爲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其意同拔當謂師喪半焉寡人卽死之示以必死復仇不爲不吉爲新龜謂若曰無爲示凶兆也舊疏云所以謂死爲吉事者以復讐云答以死敗爲榮故也亦通何氏卜者之詞亦卽告卜者詞也

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

九世矣

（疏）齊世家云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夷王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胡公子復入齊故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

赤爲君是爲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六十四年卒莊公卒子釐公祿父立三十二年卒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是歷胡獻武厲文成莊僖釐凡九世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注〕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

〔疏〕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無駁與許同也周禮疏引異義又云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披世家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譏魯莊與襄公狩不譏其會桓且褒譏皆壹而已耳故於後無譏文也孔子相定公事不得援以相難屬氏鶚齊襄公復九世讎議曰復讎之義見乎禮經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即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公彥疏云此經之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姊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

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
據服爲斷也夫據服爲斷親盡則讎盡故許愼異義古周禮
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得桓爲齊襄所殺定公是桓九世孫
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
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
其不然矣凡經之所云讎者皆是殺義鄭往父者子之天殺
己之天紀侯但譖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
殺之也懿王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讎當在莊王矣天王其
可讎乎子肯入郢捷乎王之墓左氏紀鄖公辛之言曰君討
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莫矣
乃子背不鬪辱無極之屍何有譖九世之祖而怨其無罪之
遠孫哉且齊之政始衰于哀公齊風雞鳴刺哀公之荒淫還
刺哀公之好獵外禽內色未或不亡當時于王室必有失朝
覲貢獻之職者而後紀侯譖之得入之周德雖衰哀公非不
受誅彼讎及九世者衛以推功之說其自相刺謬亦甚矣紀
齊同姓國也又嘗同盟于黃前此齊師遷紀郱郚鄑三邑紀
季以酅入于齊齊侯之利其地也久矣甫田之詩刺襄公無
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是其事也滅同姓無親也
滅同盟無信也襄公獸行而賢其復九世之讎此公羊之俗
說也按厲氏此說直不知春秋者也春秋爲張義之書非紀
事之書齊襄利紀土地自不言言春秋因其託名復讎即以
復讎子之子復讎非子齊襄也明父祖之讎不可一日忘以

此坊民猶有反顧之讎者稽康爲晉文所害稽紹死難於晉惠君子責其忠而不孝矣哀公荒淫天子討之義也設非紀侯之譖安必懿王因讎討之討之而烹之能令子孫之不讎乎子孫不敢讎天子因讎其所由正子孫私恩之正也齊哀可受周王之誅不必受紀侯之譖復讎于紀正得推刃之義何自刺謬乎服虔則讎盡則尤厲氏之謬說也通義云黃道周曰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年之內平故公羊子善於立言者也後漢書袁紹傳若齊襄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文君子大其信○注百世至萬年○說文十十也凡眾多皆曰百易繫辭傳百官以治書堯典平章百姓是也引伸之凡極多極久曰百如百年百世皆是大言之者猶言極言之耳詩極見大雅崧高篇君子萬年見小雅瞻彼洛矣亦極言之當爲不必果峻極于天君子不必果萬年也　家亦可乎

釋文當作崧云本亦作嵩校勘記云維當作惟

注　家謂大夫家　疏　注家謂大夫家○左傳桓二年云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謂天子封諸侯諸侯命大夫也周禮載師職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家邑大夫之采地見官大司馬職家以號名注家謂食采地之臣也是大夫稱家也其賓諸侯亦稱家孟子梁惠王云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者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史記吳泰伯以下凡諸侯目爲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

以代代爲家者也是也曰不可國何以可注据家不可疏隱三年傳云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大夫不世故不得與諸侯同也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注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其恥同也疏國君世以國爲體故先君今君其恥同也禮說云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迂不知諸侯有會盟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相揖此譏可乎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此言復九世之讎則及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傳故極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朱子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無疆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顧棟高反譏其不情謂漢武欲困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此嗟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黷武哉邊疆之釁何代無之皆公羊之流毒耶國君何以爲一體注据非一世疏注据非一世○禮士冠記云繼世以立諸侯國語周語世后稷韋注父子相繼曰世世世相承自一世至百世皆然故云据非一世

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注】雖百世號猶稱齊侯【疏】禮喪服傳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國君以國體爲重自大祖而下皆一體也通義云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云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讎者亦唯父母之讎不與同生昆弟之讎不與聚國也按鄭氏明乎此則不牽涉周禮禮記辟讎之說紛紛妄辨蓋彼經所言皆指大夫士庶言與有國者自殊也

今紀無罪【注】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疏】注怒遷至孫與○論怒爲怒猶不如言如也蓋方言耳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弩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弩弩猶怒也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是古者謂怒爲過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爲弩則弩者齊人語也又云怒者太過也解者曰遷怒則於怒上增遷字矣按王說亦通校勘記云於當作于

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疏】經義述聞云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

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經本闕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疏〕通猶無猶言由無也惠氏棟云猶由通按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古者由猶二字通是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疏〕通義云號者玉幣之號若秦伯使遂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辭者賓主之辭若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皮大祝云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為辭謂辭令也元謂一曰辭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之辭也禮記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褻也注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注無說無說懌也〔疏〕注無說至懌也○說懌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悅懌釋文無說音悅注同是陸本亦作說段氏玉裁云依說文注當作說釋說悅釋懌皆古今字經義述聞云謹按說當如字讀說則號辭也承上文言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為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齊紀無說焉不可以

並立乎天下按王說亦可通舊疏云正以號辭必稱先君是以齊紀不得並立於天下也古若有明天子則須去其不直是以上文云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也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疏言若去其君則不得存其國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注若如也猶曰得爲如此行乎疏注若如至行乎○考工記梓人職毋或若女不寧侯注若如也廣雅釋詁云如若也國語魯語若我往注若如也呂覽下賢云堯論其德行達而不若注若如也若如雙聲爲訓也經傳釋詞云若猶此也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乎謂此行也又釋僖二十六年傳曷爲以外內同若辭謂此辭也定四年傳若時可矣謂此時可也論語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按若亦有如此用者書大誥云爾知甯王若勤者言如此勤也孟子梁惠王篇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言如此所爲如此所欲也荀子禮論篇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言如此者必死必害也故史記禮書正義云若如此也舊疏云行讀如有子行之之行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注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曰闃其無人疏鹽鐵論論儒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義也○注有而無

無人○所引易豐上六爻辭彼作无有人如无人也後漢安帝紀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為天子不明方伯不賢無益於治雖有如無故直曰無襄十五年左傳其相曰朝也彗曰無人焉亦此義闃各本作闐非此及易釋文皆苦鵙反彼又引馬鄭云无人貌作閴孟作窒此所引與王輔嗣本同

緣恩疾者可也注疾痛也賢襄公為諱者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為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不為文實者方諱不得貶疏注疾痛也○成十三年左傳痛心疾首注疾痛也凡人有疾如痛故謂疾為痛孟子梁惠王篇疾首注頭痛也是也舊疏云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於先祖者可以許其復讎故曰緣恩疾者可也蓋父祖之讎未復則痛於心故也包氏愼言云齊襄莊公弒父之讎也春秋之大齊襄刺魯莊也齊襄不忘遠祖之讎而魯莊忘其父之讎而為之主婚與之會狩焉會狩必稱先君齊紀無說焉齊魯得有說乎襄公之卜滅紀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莊公果有不共戴天之志則上無所訴下無所控而以死喪狄之則襄公之殺不待無知矣紀之滅不曰滅曰大去穀梁云不使小人得加乎君子正言也公羊曰為襄公諱婉辭也

言以復讎滅人國君子不以滅國坐之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上不畏天王之誅下不畏方伯之討而覲顏事讎責莊公不以先君之恥爲恥自絕於國也傳曰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九世之祖其恩疾何如其父讎未討書葬爲內量力不責人爲莊公量而莊公安然自量如莊公爲不子矣故因假襄公以譏之所謂習其讀問其傳而不知已之有罪耳○注賢襄至之惡○隱二年傳疾始滅也又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彼爲內諱改滅而書入此爲賢諱改滅而曰大去也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亦宋莊公篡以討除之意也○注言大至義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而作有疑誤按解云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繁露滅國下云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與何義少異舊疏云襄公亂義而不惡者正以復讎除之按此蓋亦爲齊襄盈乎諱也爾如傳義齊紀既不容並立勢不得不滅其國而又云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者蓋滅紀之後當上之天子諸侯不得盜有土地也屬天子擇紀賢者立之以奉其後不得取譖者之子孫庶近於義矣○注不爲至得貶○僖元年傳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見宣十一年所謂文

實也蓋彼責備賢者故文以專封責桓公而實以美桓之存亡國其美自見無庸爲諱襄公本非賢者滅國之罪又重於專封假復讎以除罪本春秋微詞以責魯莊故曲爲襄諱不必又起貶義也舊疏云凡爲文實者皆初以常事爲罪而貶之然後計功除過此齊襄功實未足除過故傳不爲文實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疏 經六月有乙丑無乙亥乙酉乙未無乙丑五月之二十三七月之二十四皆乙丑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 注 據鄫季姬也 疏 注據鄫季姬○即僖十六年鄫季姬卒無葬文是也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 注 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 疏 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經傳釋詞爾猶而已也檀弓用美焉爾言用美焉而已又曰主人自盡焉爾言主人自盡焉而已公羊傳徒葬於齊爾又不崇朝而

偶雨平天下者唯泰山爾論語鄉黨篇唯謹爾並與而已同義○注徒者至所葬○廣韻徒空也又但也葬者生者之事國滅君亡無臣子故但爲齊侯所葬耳各本所葬作所殺誤依郛本正○注故痛至臨之○禮喪服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魯女嫁爲諸侯夫人本無尊降宜止出降大功今夫國已亡魯宜依無主之服服本服期喪服傳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雖係士禮喪服經載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亦期大夫與大夫之子同推之諸侯禮亦宜然故痛而書之明當閔傷臨之也○注卒不至於葬○上三月書紀伯姬卒不日是也舊疏云春秋內女卒例日而紀伯姬卒不日故如此解又云此雖不及五月不得以渴葬解之爲渴葬慢葬自施於諸侯非夫人例

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注据恩怨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遂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以爲者設事辭而言之以大歛而徙棺曰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稱

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

疏 注以爲至之辭○禮記檀弓曰吾以將爲賢人也以卽以爲也以爲雙聲故以亦訓爲玉篇以爲也是也凡未事而億度之皆曰以爲故爲設事辭設者假借之辭也戰國策齊策令先生設爲不宦高云設者虛假之辭是也○注以大至曰殯○禮士喪禮云卒斂徹帷此大斂禮畢下云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加初乃蓋注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于客位拔檀弓周禮也士喪禮又云主人降北面視肂設熬旁一筐踊無算注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此大斂後而殯之飾也○注夏后至之也○舊疏云檀弓上篇文白虎通崩薨篇云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夏后氏教之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道之兩猶之間賓主其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引楹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門周人殯於西階士喪禮周禮也主人入門左觀塗注肂在西階入門左由便趨疾是也○注敢齊至宜也○杜云紀季入鄭爲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疏〕左氏作禚

公曷爲與微者狩〔注〕據與高傒盟諱此皷逐恥同〔疏〕注據與至恥同○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與微者競逐禽獸與大夫盟同宜諱故難之齊侯也〔注〕以不沒公知爲齊侯也〔疏〕注以不至信也○舊疏云正以大夫盟即沒公此不沒公者齊侯故也按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杜氏以齊人爲實微者云越竟與齊微者狩失禮沈氏欽韓云雖無人心何爲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與鄰國之君狩乎人者齊侯也

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注〕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微者不沒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於魯人皆當復讎義不可以見齊侯也〔疏〕穀梁傳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注禮父之市朝○禮記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

行求殺之乃止又檀弓云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注不可以並生言雖適市朝不釋兵又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大戴禮曾子制言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也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共鄰白虎通誅伐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能奪也故曰父之讎不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按何氏所說復讎之次與白虎通合惟朋友之讎與大戴禮異父讎不共戴天而周禮調人云辟諸海外不共戴天極言孝子不與父讎並生之義若已辟諸海外則亦力有所難故禮記疏引鄭答趙商云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是也鄭注曲禮云交遊或爲朋友盧猶云朋友之讎不同國尋矣則出禮似過此云不同市朝得矣檀弓說居昆弟之讎曰仕弗與共國與此不同國同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蓋同一不同國昆弟之讎不同國中並處朋友之讎但不同國仕耳定四年傳云朋友相衞古之道也義亦通於此也檀弓說居從父昆弟之讎意即此之九族彼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陪其後

與此不同鄉黨其輕重相似也與諷人之不同國殊恭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無異說其餘則各述所聞故難一致○注稱人微者○穀梁傳其稱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通義云等諱不沒公而必貶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爲體雖據哀錄莊猶有讎齊之心焉讎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賢貶其可貶以直報怨春秋以之沈氏欽韓云莊公安之而書者爲愧之從而微之○注不沒至侯也○周禮調人云君之讎眡父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明齊襄魯之臣民皆當讎之若沒公則嫌魯之微者可與齊侯狩明亦不宜也不沒公而貶齊侯爲微者見齊之臣下莊公羞爲讎之不見也

前此者有事矣注溺會齊師伐衛是也疏注溺會至是也○見上三年春穀梁於後彼惡其會讎讎伐同姓公羊所不取

此者有事矣注師及齊師圍盛是也疏○注師及至是也○見下八年

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疏莊氏述祖春秋正詞云若諸侯不享覲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於下而自如齊以與之若諸侯不會葬奔喪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之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

楚子昭卒不以日先後爲序以大異之

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注狩者上所以其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疏通義云從禽爲樂與讎共之乃忘親之大者○注狩者至之行義○桓四年傳云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左傳隱五年云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而講武事也

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言同同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凡二同故言同同解云考諸古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按疏中標注亦作凡二同故言同同衍一同字○注其餘至者同論之○○舊疏云謂皆是與讎交接更無貶文矣○注所以至義也○○舊疏云一則省文二則達其異義矣其異義者謂盛不稱公者譏滅同姓滅會齊師伐衛不稱氏者見未命大夫也若不省

文無以見此義故曰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按孔知許愼異義據夾谷會以駁公羊之謬矣○注凡二至同同○舊疏云經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䣜同文論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矣讀書叢錄云按注其餘經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䣜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疏經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䣜同文論之二同也故曰凡二同矣傳及此注皆當作同同古本非是臧琢說是也注明云凡二同故言同同則重同字者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五年
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疏通義云戎事不邇女器日言如齊師惡甚矣穀梁傳曰師而曰如眾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注言師眾大如國故可以言如按上二年會于郜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四年饗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郜同義此無注從可知省文也下七年會于防同

秋倪黎來來朝疏左穀倪作郳左氏黎作犂春秋異文箋云郳倪二字古祇作兒从人从邑皆後起字黎犂近假字按莊子齊物論有王倪漢古今人表作王兒漢書倪寬鹽鐵論刺復篇云自千乘兒寬以治尚書冠九卿文學曰兒大夫閉口不言是倪本作兒邵氏晉涵南江札記云左氏傳成十五年伯州犂奔楚潛夫論引作州黎是犂黎同也

倪者何小邾婁也注小邾婁國疏杜云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疏云郳之上世出於

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爲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郳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以王命命之云說文邑部郳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郳田段注左傳襄六年齊侯滅萊遷萊子郳杜云遷萊子於郳國正義郳即小邾小邾附庸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國世本注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爲小邾子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小邾者邾所別封則其地亦在邾滕之間不當爲齊地今鄒縣有故邾城滕縣東南有郳城皆魯地且郳之稱小邾久矣不應又忽呼爲郳也許愼郳是齊地非小邾國也按段說是也呂應爲今滕縣地兗州府志郳城在滕縣東一里采水之東周八里于欽齊乘云郳城在繒城南土人云小灰城即小邾之譌也按漢東海郡繒縣在今嶧縣地也萊子所遷別是一地

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注倪者小邾婁之都邑時未能爲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疏注倪者至都邑○通義云今爲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名小邾婁倪本邾婁顏之少子肥所封故謂之小邾婁也蓋此時何無小邾婁之稱故以其城

郳名也○注時未至之倪○通義云未能以其名通者猶近子言不達於天子按孟子萬章篇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則附庸國之至微者此注云未能爲附庸疑未能二字沿傳文衍白虎通諡篇附庸所以無諡何卑小無爵也王制云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不合卽不達也趙注孟子云小者不能特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名通白虎通爵篇又云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不滿謂不滿五十里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酅爲齊附庸酅者紀之采也然則多亾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存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竭於大國三十里孔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合按韓詩外傳亦有是語然倪係邾婁別封與晉封曲沃相似曲沃已命爵爲伯或是請於周所賜郳婁本子易小國非其比交封之倪則謂之倪猶紀季以酅入齊則謂之酅齊語齊桓正封域東至於紀酅是也後齊桓請於周封之子始有小郳婁之稱春秋王魯附庸小國未能以名通故略之稱倪耳

黎來者何名

也疏左傳云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注未受爵命爲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据此倪爲邾婁所封則邾婁非附庸可知故隱元年注謂儀父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也其名何注据僖七年稱子疏注据僖七年稱子○卽僖七年夏小邾婁子來朝是也微國也注此最微得見者其後附從齊桓爲僖七年張本文疏注此最至本文○僖七年注云至是所以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附庸最微得見春秋因其後得禮能以爵通故於此起之也穀梁傳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夫爵命者也通義云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疏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漢書劉向傳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紫篡滅國上云衛侯朔同市齊襄而天下患之則齊主兵爵與宋陳蔡從之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注据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入公入致伐齊人來歸衛寶知爲納朔伐之疏注据納至伐之○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彼言納也朔入卽下六年衛侯朔入于衛

是也公入致伐卽下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又云齊人來歸衛寶故知爲納朔伐之辟王也〈注〉辟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爲內諱〈疏〉注辟王至是也○下六年傳云王人子突救衛王人救之諸侯伐之順逆昭然矣○注使若至內諱○若留納朔當書公會齊侯以下伐衛納衛侯朔於衛今不然故辭之通義云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皆以會大夫不致此下有致是起四國貶其君貶稱人矣按不書納朔爲內諱伐王書人起其貶也

六年春王三月〈疏〉左氏作正月穀梁作二月王人子突救衛〈疏〉史記注引服虔云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按所引蓋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注不曰周人而曰王人猶尊王之義也

王人者何微者也〈疏〉杜云王人王之微官也穀梁傳王人卑者也僖八年傳亦云王人微者也僖二

十九年注諸侯亦使微者會之亦者亦王人也子突者何注別何之者稱人序上又

僖八年王人不稱字嫌二人注別何至二人○舊疏云所以不言王人子突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稱人序在子突之上又僖八年公會王人以下于洮單稱王人不稱字問者之意嫌此王人與子突別人故別何之然則言嫌二人者猶言疑二人矣　按傳意亦欲明王人爲微者故別何之

貴也注貴子之稱疏注貴子之稱○穀梁傳稱名貴之也彼注引何休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耳則范氏以彼傳稱名爲誤通義云尋此注意突仍是名何君擇善而從故自異其說按注云貴子之稱則何氏作注以子爲貴不以突是字爲貴也按穀梁注引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以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于洮是卑者之常稱爾彼以子突貴微者非公羊義杜氏王人例云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說進之意進之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上士下士爵同而命異耳進之同中士未足以爲榮故超從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杜義以突爲字與鄭義同范氏疏亦如何義則穀梁文不誤

貴則其稱人何注據王子瑕不

稱人本當言王子猍示諸侯親親以責之也〔疏〕注据王至之也○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稱人也本亦當稱王子猍以責諸侯違王命之深也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注〕据不以微及大〔疏〕注据不至及大○定二年傳云然則曷為不言雖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此王人微者王子猍貴者繫之王人之下是以微及大也故据以難通義云本當稱王子猍特繫人言之耳王人耳〔注〕剌王者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遣貴子猍卒不能救遂為天下笑故為王者諱使若遣微者弱愈因為內殺惡救例時此月者嫌實微者故加錄之以起實貴子猍〔疏〕舊疏云欲道子猍但是微者矣按傳意子猍不能救亦等之王人微者耳○注剌王至殺惡○桓十六年傳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山陰齊是朔在岱陰齊事也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交連五國兵也上三年注云天子新立衛公留是伐天子所立也下衛侯朔入于衛是遣子猍不能救也桓十六年注

云傳者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蓋初出奔時黨援未甚可即誅絕不遲延貽玩致不能討恥莫甚焉故繫辭王英云遣于突征衛不能絕諸侯得以大亂莫救無已是也通義云言于突乃王人耳使若王不深助留但遣微者子突無威重不能成功以爲天子殺恥矣按穀梁傳曰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是公會諸侯伐衛爲內惡殺惡者舊疏云犯微人之命惡淺犯貴者之命惡深故也弱愈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弱改爲非按弱愈猶少愈也○注救例時○僖六年秋諸侯遂救許僖十九年夏師救齊是也○注此月至子突○經義嫌子突貴微故加錄月以起其貴明下于突也與僖八年二十九年王人不同杜云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不知子突王子突故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注据衛侯入于陳儀不名疏○注据衛至不名○見襄二十五年秋絕疏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衛朔天子之命所絕故春秋書名以絕之

曷爲絕之注据俱入也

犯命也（注）天子命尤重（疏）注犯天至尤重○見桓十六年彼傳云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柰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是也通義云犯天子之命當絕賊之不成為諸侯故生名之包氏慎言云朔得罪天子出奔當絕天子立公子留以承衛祀朔復入為篡以叛國論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不書葬注云犯天子命重與盜國同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也當與衛朔同科穀梁傳云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按范注云不與諸侯納王之所絕是也 其言入何（注）據頓子不復書入（疏）注據頓至書入○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不復書入也通義云據鄭衎或言歸或言復歸篡辭也（注）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也不直言篡者事各有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非殺而立者以當國之辭言之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諸侯有屬託力加自文也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為天子諱微弱（疏）通義云篡

衛侯留也○注上辟至入也○上五年傳云屬不言納辟
王也上不言納嫌衛朔復國無罪故復從篡辭書入以公羊
之例立納入皆篡辭故也○注不直至本也○此道春秋通
例○注殺而至言之○舊疏云卽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
其君舍不去公子是也彼以弒君爲重不嫌非篡故不必以
當國辭目之○注非殺至言之○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
也注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非殺而立嫌非篡故以入言之
○注國人至曰立○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傳立者不宜立
也明當立桓嗣子故書立以見篡○注他國至曰納○僖二
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
子蒯聵于戚是也蒯聵得國於子輒得爲篡者彼傳云父有
子子不得有父也蒯聵於定十四年出弃子無去父之義合
當絕今還人衛爲盜國合當誅晉納之與同罪也○注從外
日入○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是也注入者出入惡明當誅
又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注諸侯至文也○舊疏云卽昭
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
于楚之屬是也按蕭于言衛朔固事齊襄天下患之不書自
齊入于衛者蓋不獨齊助之特亦當緣其惡也○注不書至
徹弱○天子立公子留見上三年拔不書出弃爲天子諱弱
是也謂天子本當絕衛似過衛朔不能使衛小衆又亂疾不
就罪得罪天子絕衛朔足
矣弑并其宗社絕之甚矣

秋公至自伐衛

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注】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獨重其本會之時【疏】注所伐至之時○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按會于蕭魚傳云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以得鄭爲重是爲不得意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獨重其會時故書至自會也

致伐【注】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皆例時【疏】注所伐至從來○僖四年公伐楚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八月公至自伐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又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彼鄭旋服旋叛故致伐從不得意例也舊疏云成十六年公會尹

于晉侯以下伐鄭冬十二月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十七年夏伐鄭皆是鄭入不服而致會者正以十六年鄭叛晉帥諸侯伐之當時實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十七年夏公會單子已下伐鄭者正以比年用兵不能服故以得意爲文其十七年冬公會單子已下伐鄭以伐致者至於三伐事寔當見故言公至自伐鄭矣按十七年夏書致會或與十六年書致會同意比年用兵不能服無爲以得意爲文也或以公幼非舊主兵故無危辭十七年冬則比年三伐而鄭仍未服故危舊以危諸侯也舊疏又云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已下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從此以後鄭不肯叛而致伐者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彼注云不致之者桓弒賢君篡慈兄與人交接則有危故奪臣子辭成誅文然則桓本不合致而十六年致者注云善桓公能疾惡同類與諸侯行義兵伐鄭也是其得致之由而致伐者諸侯本欲助忽誅突突終得國忽死不遲以其不得伐力故致伐也義或然耳○注此謂至上也○凡上所引皆尊二國以上事也○注公與至不致○隱五年公伐邾婁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婁三十三年公伐邾婁皆公獨出用兵得意故不致其與一國以上得意者無文舊疏云知然者正以用兵得意兵不復用何勞致伐不致會者離不成會

故也○注不得意致伐○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傳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曰
患之起必自此始矣是公與一國以上不得意致伐者也下
二十六年公伐戎公至自伐戎是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
者也舊疏云不得意所以致伐者兵將復用重錄兵所從來
故也○注公與至致會○舊疏云即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
吳子會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也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
也按成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已下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
會公不見見大夫執而致會者傳云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
也是其變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宣七年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壞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
無功可言故也按八年春公至自會則致矣不知舊疏何云
不致也公與二國以上會盟不致者多蓋得意者皆致其不
致者未必皆不得意也○注公與至致地○舊疏云即桓二
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是也其得意致地者離不
成會故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隱二年秋八月庚
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其不得意所以不致者無功可
致矣按盟唐所以爲不得意者彼注云後背隱而善桓復爲
唐之盟故也○注皆例時○舊疏云即桓二年冬公至自唐
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之屬是
也其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云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
危公之以成六年春王二月公至自會注云月者前曾大夫

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是也而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公至自會不滿二時而皆在日月下何氏不注蓋皆不蒙月故也成十六年公至自會亦不滿二時而在日月下是不蒙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然則公至亦不蒙月矣

衛侯朔入于衛

何以致伐〔注〕據得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伐誤會○注據得意○伐衛納朔朔得入衛是得意矣而書致伐故據以難 不敢勝天子也〔注〕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疏〕注與上辟王同義○上五年公會五國伐衛傳云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蓋若伐衛而去不留納朔以辟王兵然所以正其義此雖得意然勝天子以逆犯順危甚故不與其得意也○注久不至錄之○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彼注云月者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今公伐衛歷四時久而不月危之者不與伐天子雖不久亦危故不必錄月異之也

與〔注〕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乃反民煩擾之所生〔疏〕漢書五行志云

嚴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衞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衞寶得受之貪利應也按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爾雅釋蟲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蟊蟘皆螟類故螟擬貪利以致蟲災也

冬齊人來歸衞寶（疏）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經作衞俘校勘記云缶聲字聲古音同第三部杜云公穀皆言衞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正義說文保从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按左疏是也保古與寶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喜作保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魯世家作無墜天之降葆命鐘鼎款識許子鐘永保鼓之楚叩仲南和鐘子孫永保用之齊侯鎛鐘子孫羕保用亯皆寶字義也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必古皆作保保篆體保與俘相似故左氏誤爲俘也杜又以爲俘因未免依違矣

此衞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衞人歸之也（注）以稱人共國辭（疏）注以稱人共國辭○舊疏云注言此者欲決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言人也言以稱人共國辭者謂稱

齊人可以兼得兩國人之辭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
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注時朔得國後
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
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爲
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爾寶者玉物之凡名
疏注雖本至其事○舊疏云言春秋善齊侯之讓是以不言
衛人而稱齊人所以起其讓事矣按傳主惡魯故歸以讓於
齊其實齊襄亦非能讓之人左傳謂文姜請之欲說魯以謝
罪應是其實也○齊襄稱衛讓魯春秋因其可與而與之耳○注
主書至利也○通義云齊人來歸衛寶分惡於齊也成篡而
後賂之辭也取郜大鼎于宋非惡於魯也賂而後成篡之辭
按孔氏用穀梁義彼傳云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
齊而來然惡戰則殺矣是也祭落王道云誅受令恩衛保以
正僞圖之平也亦段保爲寶惟文有脫誤意謂誅魯受衛寶
以平罪名大自亦惡魯也毛氏奇論春秋傳以逆王命而納
罪惡卽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貫矣況利之○注不爲至
謝衛○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諱今此書見故知不爲

大惡矣按此爲事畢受謝與受賂以成宋亂者不同彼本會役討宋受賂而還故爲大惡此原非利動猶今律事後受財杜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准者至死減一等也○注寶者至兒名○舊疏云猶言玉物之總名耳定八年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也按說文宀部寶珍也詩崧高云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珍與瑞皆玉物之總名也史記衛世家云成王舉康叔爲周司徒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定四年左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皆衛寶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疏杜云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疏四月書辛卯爲月之六日夜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傳作昔九經古義云辛卯昔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王逸楚辭注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腊人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昔人亦訓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猶夜夜也段氏玉裁毛詩古音攷云夜音裕昔音錯考工記老牛之角紾而昔鄭司農云昔讀如交錯之錯古音昔夜同部故得通用後漢書張衡傳發昔夢於木禾兮注昔夜也是也段又云古多叚昔爲夕左傳爲一昔之期列子昔昔夢爲國君皆是也釋文所載一本非下傳明云何以知夜之中星反

也夜爲日入至於星出之名與下夜中別則宜有夜字賈左穀作隕說文雨部霣雨也齊人謂雷爲霣一曰雲轉起也阜部隕从高下也易曰有隕自天霣隕音義皆近星霣字當作霣爲正隕叚借也故史記宋世家霣星如雨亦作霣論衡藝增篇亦引作霣周禮大司樂疏引作星霣而雨字林霣即隕字也杜云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恒星者何列星也注恒常也常以時列見疏注恒常至列見○爾雅釋詁恒常也左傳注同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經亦常也

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反者星復其位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鄂本何上有則字當據補杜以長厤校之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尙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然則無以知夜之中故舊疏云謂無所準度故也○注反者星復其位○詩猗嗟云四矢反兮箋云反復又執競云福祿來反傳反復也故星復其位曰反鬼谷子捭闔云益損去就倍反注去而復來曰反是也星復故知夜中夜中即星霣之時所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也舊疏謂星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鄉者不見之時足夜中矣非也傳明云不及地尺而復則並未及地無緣至半夜後也穀梁傳云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耳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疏

漢書五行志云左氏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爲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按此所据左氏說公穀皆以爲非雨而如雨也范甯訓如爲而非穀梁義穀梁云其隕也如雨無星隕而雨說也

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疏注不修至春秋○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所云不修春秋也舊疏云據此傳及注則孔子未修之時已謂之春秋矣而舊解云孔子修之春作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按前卷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說題辭具有其文又沈文何云嚴氏春秋引觀周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先鄭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云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然則春秋本魯史舊名孔子因而不改耳故墨子明鬼篇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也其言百二十國寶書者按唐虞萬國殷三千周千七百七十有三春秋以下兼國多

矣故傳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然當時外史所掌尚得百二十國故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也杜預以春秋爲魯史之名是也謂孔子因魯史策書成文則非孔子據魯立義以託之空文不如見之行事內魯而外諸夏以魯爲主故用魯舊史之名與韓宣所見羊舌肸所習申叔時所教同實異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舊春秋也今作弑孔子所修春秋也

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注〉明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

〈疏〉毛本星霣誤倒論衡說日篇引此傳說之云君子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霣如雨通義云蕭楚曰自上而落謂之霣星霜皆霣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霣後言霜星麗于天見霣則知之故指言星霣一字先後不妄有如此繁露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遂隊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〇注明其至雨星〇論衡云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霣或時至地或時不能丈尺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穀梁傳云其不曰恆星之

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殞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殞其解經不言雨而言殞星其亦以爲狀似雨可知○注不言王錄之○論衡言之詳矣何以書記異也注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王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政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霣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疏列星至之象○舊疏云言分者謂十二之分野矣言守度者守三十度爲一次矣言諸侯之象者謂星度有多少若諸侯之國有大小耳穀梁注引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鹽鐵論論災云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分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

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宿也
衆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
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開元占經引許愼曰衆星者庶民之
象也與列宿俱亾中國微滅也鄭元曰恒星謂列舍持天子
之正也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又應明象諸侯旣然
將強大也穀梁注引劉向又云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
又中夜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注周之至當見○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注弧在與鬼南疏引
三統麻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春分日在
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麻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
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弧星近井因井有三
十三度其度旣寬故舉弧言之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下有
三星曰罰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
宿皆近弧也於時南方之宿盡當列見固不僅參伐等宿也
○注參伐傳也○洪範五行傳好攻戮注參伐爲武府齊
氏召南考證云天宮書參爲白虎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
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卽其說也狼注
主持衡平稍費解狼在參南與弧相近不屬南方朱鳥天宮
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也權軒轅也柳爲鳥注又古人每
以鳥衡並言故曰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鳥鳥衡正義云鳥
衡柳星也然則持衡平祇可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不可
以言天狼矣仔延於此按狼亦近弧弧在井之分域故得兼

主持衛平之義其實狼爲野將主侵掠見史記正義蓋何氏
舉大體言之非如後代推求之密也○注皆滅至之象○成
信鄆本宋本同毛本信誤儀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夜中者
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梁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
也天垂象以示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
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
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
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悳士
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
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
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弑殺五世乃定此其效
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
象中國微也向習穀梁歆習左氏義皆相近志又云成帝永
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
滅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
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亦
卽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義也○注時天王日卑○五行志
又云劉歆以爲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野也先是
衛侯朔奔齊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人救衛魯
公子溺專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
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名去其上政辭下作尤著故星
隕于魯天事常象也易林豫之訟星隕如雨多殤無輔強制

陽陰不得安土正閣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正作政當據正○注星貫至宮也○舊疏云即上備云房為天子明堂文耀鉤云房心為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為明堂心為天工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也按上備當星備之誤星備亦見周體大宗伯疏所引文耀鉤火星火字亦誤開元占經六十云心為明堂中大星天當作大也舊疏又云火見於周為五月者謂昏時今在周之四月是以牛夜之後乃房星見其虛危斗者謂在夜半時明矣未壁釋文同校勘記釋文當本作末隊直類反文三年定八年皆作而隊直類反可證釋文凡音直類反者字皆作隊○注虛危至王事○史記天官書云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正義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侯也又云虛危青州周禮保章氏職注云元枵齊也律厤志云子為元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虛危齊分也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為洪範日庶民惟星易日雷雨作解是歲歲在元枵齊分野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兩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霸復興周室也董仲舒劉向以為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亾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經義離記云按董劉以常星為二十八宿人君之象鄭康成云眾星列宿諸侯之衆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氏以列星為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為常列術皆隘文立解蓋不知常星即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駁

以爲象中國微杜說昳無雲日光不以昏歿非子政說此經
言詩理精可爲人君㭬發後之君子宋此以爲規諫未必無
補云齊疏云齊桓行霸者處危斗也有王事者房心見也拔
陽穀之會見僖三年彼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未言爾桓公曰
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
以妾爲妻所謂有王事也

秋大水（疏）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通義云莊公忘仇不孝於禰廟之罰

無麥苗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
曰禾据是時苗微麥強俱遇水災苗當先亾（疏）注苗者至曰禾〇今傳正
義引作禾初生曰苗係使人易了非注文有闕也說文禾部
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
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又云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言續也
又云米粟實也象禾實形又云粱米名也則禾卽粱也其米
爲粱其實爲粟其粟之稾爲禾其始生爲苗春秋說題辭云
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粲然爲
粟四變入曰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以食是生曰苗秀曰禾
苗卽禾也經傳多以禾與諸穀並舉詩七月黍稷重穋禾麻

菽麥管子封禪篇鄗上之禾北里之黍呂氏春秋任地篇今
茲美禾來茲美麥又言禾黍稻麻菽麥六者之貴淮南子地
形訓言麥稻黍菽禾五者之各有所宜是禾本粱之專稱其
黍菽稻粱連言囊者亦得稱禾聘義聘禮所載之米禾則不
專指粱也如粟亦粱之專稱而他穀之未去用者亦稱粟說
文象下云稻重一柘為粟二十斗因事難件繫得假借通稱
也管子小問篇管子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及
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油油乎茲免何其君子
也天子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茲免則秀象也茲
茲也兒從也藏氏庸拜經日記云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黍
稷未秀者亦通稱窋苗如詩彼稷之苗等是若論語惡莠恐
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則皆指禾言之春
秋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何邪公云水
早與稼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而麥苗獨書者民食
最重藝春秋是聖人正名之書故在秋曰苗在冬則曰禾卽
一物而藹時定稱不相假借況以黍稷通稱者蓋施乎故公
羊云無苗則易爲先言無麥彼無麥然後書無苗穀粱麥苗
同時也皆知苗卽禾之未秀者何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
禾此最得經意杜元凱云論穀熟麥及五稼之苗范武子云
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卽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
穀粱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按經傳言穀必及禾否
則或粟不言則曰粟米粱米則曰粱後世說以粱稷為一物

由俗名稷爲高粱故也詩生民誕降嘉種維穈維芑說文引作嘉穀爾雅釋草虋赤苗芑白苗注虋卽今赤粱芑白粱故毛傳卽用爾雅釋詩也詩碩鼠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詩生民傳之黃茂毛傳黃嘉穀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史記周本紀唐叔得嘉穀嘉穀嘉禾其詞一也賓者爲粱昔昭晉語注粱食之精者三蒼粱好粟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菰粱只崔駰七發云元山之粱呂氏春秋作元山之禾是禾卽粱也今俗謂之小米對稻之爲大米也周之秋爲今五六七三月禾熟於八月此在秋初仍爲禾也○注據是至先亾○左傳疏云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拔孔以麥苗之別是也謂苗爲五稼之苗猶浩杜氏之誤說文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淮南墬形訓麥秋生夏死蓋麥種有早晚早者夏之三四月可熟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是也遲者須夏之五月也然麥皆已彌苗輭爲弱故云苗嘗先亾今兼云無麥苗故據以難

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螽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疏穀梁傳曰麥苗同時也謂同時死也麥以秋種夏熟禾以春生秋熟五月大水方穉之禾不能長遂將成之麥又復漂沒故云待無麥然後書也繁露竹

林云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注明君至責人○舊疏云謂災傷五穀者皆人行致之故也按如五行志所記是也○注水旱至乃書○此道春秋通例也舊疏云大水傷二穀書于經者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旱傷二穀以上書者即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其螟螽書者即隱五年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文八年經書螽之類是也通義云禮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歉則右徹膳鶉鷃饑則徹鳧雁饉則去雉兔康則損囿獸至於大侵不祭肺不貳味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謂之變有穀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書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後漢書肅宗紀詔曰春秋書無麥禾重之也是也○注然不至最重○舊疏云災傷麥苗皆書即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屬是也按經傳有九穀六穀五穀九穀者周禮太宰職正三農生九穀先鄭注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無秫大麥而有粱苽氾勝之書以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齊民要術言九穀忌曰小豆稻麻禾黍秫小麥大麥大豆米與禾皆即粱也六穀者周禮膳夫職注謂稌黍稷粱麥苽小宗伯六齍注同五穀者周禮職方氏職宜五種注稻黍稷麥菽其注疾醫据月令數麻麥稷黍豆以配五行也按北方食以禾米爲主南方食以稻米爲主五穀當數禾黍稷稻麥二說

遺去稻禾或遺去禾皆非五穀中尤以麥不爲重春秋時各國皆在北方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先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疏）注先是至所生○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劉向以爲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威公嚴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舊疏云伐衛納朔者卽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夫人數出淫泆卽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疏）杜云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方輿紀要云穀城在今東平東阿縣治今曰小穀按春秋凡單言穀者皆辨北之穀城縣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注）據次于陘俟屈完不書俟（疏）注據次至

書侯○傳四年大于陘傳其言大于陘何託不得已也注師

有侯也孰侯侯屈完也是也經不言侯也

出本爲下滅盛與陳蔡屬與魯伐衞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

諱滅同姓託待二國爲留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

實侯陳蔡稱人者略以外國辭稱知微之疏穀梁傳大止也侯待也杜云期

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是也但無託不得已

義耳范云陳蔡不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陳蔡不稱師又無侵

伐文何以知其來伐也服虔亦云言共欲伐郕見左疏○注

師出毛及也○與鄂本監本閩本同毛本與誤與又宋本閩

本監本毛本同疏中諸本亦同鄂本又作人非傳疏云陳蔡

與魯伐衞即上經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也同心

又國遠者欲對齊宋雖亦同心而近魯是以不得託待齊宋

辟下言及者卽下經師及齊師圍成是也凡言及者汲汲之

詞若此時已出師更無所待卽下文言及乃至汲汲之甚者

便是魯人欲得滅同姓故故之深是以託待陳蔡以辟之按

何意以魯本欲滅成託言爲陳蔡所約有不得已之意姑次

于郎以侯又辟下文之及齊師非我汲汲也左疏引服云欲

共伐郕亦取公羊爲說通義云本與齊師約共圍盛而云言

陳蔡將來侵伐不得已出師待之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用

不嫌是實侯故得如其意旨之深惡魯之陰謀積慮成於滅
同姓左疏引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直
以爲眞有侯陳蔡事矣按孔氏亦惑於范甯之說孔穎達云
陳蔡於魯窮絕路遠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何因輒伐與也又
侯者相須同行之詞非防寇拒敵之稱若使畏其來伐當謂
之禦不得稱侯是也然則卽魯欲託之辭必託之有因魯與陳
蔡素無嫌怨自不得託言陳蔡來伐也○注加以者辟實侯
○舊疏云若其實侯但云師次于郎侯陳人蔡人而已今
言以明更有由以乃始侯之故言加以者辟實侯也○注陳
蔡至微之○校勘記云鄂本人微作知微者毛本作人者誤當
據正知微之三字爲何言本無此
事故從微者之稱略之同外國辭也

甲午祠兵疏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治兵包氏愼言云春
有甲午祠兵二月十四日上書春正月師次于郎
以侯陳人蔡人下書夏師及齊師圍盛盛降于齊師傳云何
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于
是然則圍成之師雖以正月出而次于近郊至二月甲午乃
祠兵習戰故傳之以爲久也若祠兵之文明魯之不亟亟於取
成以殺滅同姓之恥則甲午非正月矣長麻以爲正月十
三非也禮記曲禮外事以剛日注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
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又表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注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外事若此

是也禮疏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事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孔意以郊在國外應用剛日而用辛社稷是郊內事應用柔日而用甲以郊社稷不敢同於外內之義故也若然昭十八年左傳鄭子產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注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於廣之然則治兵時告於廟習於城內此云祠於近郊者蓋治於郊者單旅之常在城內者鄭因救火故非常所欲毀游氏廟也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禡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疏注禮不至士卒○傳疏云何氏之意以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矣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戈戟劍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謹案三朔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駮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如此周禮司馬職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詩小雅采芑箋引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傳文也公羊爲祠兵此爲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

改其文而引之按鄭氏直以公羊祠兵為治兵之說與何氏異經義雜記云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不從使云云又詩采芑振旅闐闐正義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氏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注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正義引異義公羊左氏說鄭駁之曰公羊字誤以治為祠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振眾而還正義曰公羊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何休公羊為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所見本異也琳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為治兵知公羊作祠是聲近之誤鄭君偏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別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經改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非移無定矣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可曲為之說蓋俱株守一家依文順字之過唯鄭氏精於校勘故不為誤本所或按何氏作祠兵說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同是公羊先師家言鄭氏必欲強左公羊從左氏說其家法矣通義云韓案祠兵師說以為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始遣

兵者則禮祭表貉鄭司農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也是古有祠兵禮也又按爾雅釋天禡師祭也亦即祠兵之義入曰振旅〔注〕五百人爲旅〔疏〕注五百人爲旅○周禮大司馬叙官文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備後也〔疏〕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注言與至如一○繁露五行逆順云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閑習之因於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史記主父偃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合須人力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後忘戰也按彼以振旅治兵分春秋本周禮說周禮大司馬職分仲春爲振旅仲秋爲治兵貿成春主農事故以入言之秋當威武故以出言也要皆爲習戰之用故云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將出至見也○釋文振訊本又作迅按說文辵部迅疾也爾雅釋詁迅疾也又振訊也釋獸猴絕有力迅此振訊即振迅與奮迅同義詩雄雉箋奮訊其形貌禮記樂記注奮

訊也是也詩七月傳莎雞相成而振訊之與此同皆謂奮疾也爾雅釋言振訊也廣雅釋詁振訊動也蓋振訊轉注爲訓義同振訊連文爲詞當時語也凡見者兵出振訊士眾兵入應祠襲也○注祠兵至後也○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老在後復常儀也詩疏引孫炎注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詩采芑傳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然則平居習戰亦有祠兵振旅之名詩則指宣王南征師出師還之稱與此祠兵爲出師同與周禮所指事異其習戰則同也

何言乎祠兵注據不書疏舊疏云正謂他處皆不書即例不書矣而此書之是以致難

爲久也注爲久稽留之辭疏注爲久稽留之辭○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久則久注久留也稽亦留止之義漢書食貨志蓄積餘贏以稽市物注稽貯滯也說文繫傳云稽禾之曲止也尤異也有所異處必稽考之即遲留也舊疏云爲猶作言作久稽留之詞

曷爲爲久注据取長葛久之疏注据取至久之○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是也舊疏云彼書爲譏其久今以祠兵爲久稽留之辭似於義反故難之按何意謂長葛於五年冬圍六年冬取其久已明此第言祠兵不見久義故問之爾

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注諱爲久留

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非內邑也（疏）於是與焉同義戰國策西周策君何患焉周本紀作君何慮於是此然後祠兵於是即然後祠兵焉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彼於是亦當作焉字解○注諱爲至之意○言爲人留辭諱其滅同姓也通義云人侯齊侯不至文遲其祠兵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注因見至邑也○舊疏云出曰祠兵即偏難出曰治兵之文也今書祠兵即是出竟之義則知下言圍成者非內邑明矣按繁露王道云言圍成甲午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蓋下言圍成此言祠兵明非迫脅見魯亦欲滅盛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疏）左氏穀梁作郕左傳隱五年注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釋例土地名郕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成鄉史記項羽本紀別攻城陽正義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郕伯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于郕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續漢郡國志云齊北國成本國注左傳衛師入郕通典雷澤縣在濮州古郕伯國也土地名盟會圖疏郕在濮州雷澤武王封季載于郕大事表云高社村曰武王之母弟郕叔武封于郕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里有堤城壩卽漢剛縣故地而郕在其西南蓋近甯陽矣郕成邑在甯陽東北九十里蓋

亦以近鄆而得名按漢州近魯遠齊濟陽與齊魯俱近剛縣或即剛父所指應是一處魯成邑爲魯之北界所謂無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也應與鄆近

成者何盛也注以上有祠兵下有盛伯來奔疏注以上至來奔○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按由此至文十二年計六十九年若本年已滅盛不得彼時盛伯尚在若其子孫不應稱爵或此盛降于齊爲齊之附庸不知何時爲齊所滅故有盛伯來奔事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同姓也注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疏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是盛爲同姓也繁露王英云變成謂之盛諱大惡也又滅國下云盛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通義云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夏陽同義謂盛都成亦以意言耳○注因魯至云爾○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注成仲孫氏邑是魯有成邑也九經古義云成本盛國成與盛通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本伯爵二傳皆作郕僖二十四年郕爲文昭故穆天子傳天子賜盛伯爲上姬之長郕後爲魯邑

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郕魯孟氏邑是郕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諱滅同姓公羊禮說云惠說非也若此處爲假借之字經義從此晦矣盛與魯同姓春秋所甚惡也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滅同姓也注云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此卽禮所謂滅同姓名也然則何以不絕異侯內大惡諱也諱莫如深故變盛謂之成魯本有成邑使若圍成然然成爲內邑不應圍欲人力索而得之曰此非圍成特滅盛耳變盛爲成爲內諱耳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此類是也故繁露謂諱大惡也若以成與盛通而聖人之微言幾息矣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式縣式則成之誤卽續漢志濟北之成縣也作以爲本成國者誤

曷爲不言降吾師注据戰於宋

不言歸鄭疏注據戰至歸鄭○舊疏云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彼則不言宋歸于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難之共歸字有作敗字者誤也按彼經無歸鄭義似作敗爲是此魯齊共伐成成降于齊其實亦降魯辟之但言齊彼魯鄭共戰宋言戰乃敗彼不但言鄭敗是不爲幹辟故據以難

辟之也注辟滅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後降於齊師也降者自伏之文所以爲歸於齊言及者起傳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

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疏注辟滅至於齊○通義云郕待齊而後克成故得歸惡于齊因為內辟滅同姓之文按因辟故但書圍而已不言降我也○注言降及我也王篇降伏也降有下義見爾雅釋言即伏義也○注言及至滅之○舊疏云以及者汲汲之文故也通義云然二國同圍則亦同受降可知此成即為所取以為孟氏采者也左氏順經作傳乃有修德退師之說抑失事實○注不月者順諱文○舊疏云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今此亦滅而不書月者順諱文使若不滅矣按閔例時諱滅故從圍國常文矣○注不書至諱之○舊疏云正欲決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之屬書其出奔也今成被滅至文十二年春乃書盛伯來奔於所傳聞世不言所奔者深諱故也按書盛伯來奔則國滅明故不書來奔深諱之文世來奔之盛伯恐非此年盛伯說見上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疏通義云還者何善辭也者文十三年傳文弟子據彼雖此不當善而言還意病之也注慰勞其罷病疏注慰勞其罷病○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師還曰疲疏引此傳云此誠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為

注也按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語齊語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注罷病也是疲罷勞轉轉爲訓也易中孚六三爻詞曰或鼓或罷史記平原君傳臣不幸有罷癃之疾若讀若疲通義云言非善之但閔其罷病耳曰師病矣〔疏〕通義云文王之法師出不踰時春而祠兵秋而振旅君子以師爲病矣曷爲病之〔注〕據師出皆罷病曷爲獨勞此病也〔疏〕注據師至病也○廣韻勞慰也郎到切韻如孟子滕文公篇勞之禮記曲禮君勞之則拜之勞謂師出皆病竭爲獨於此役慰勞之也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疏〕注明君至任者○通義云本當言公至自圍成緣諱滅同姓沒公不舉公至而舉師還然滅同姓自公之過於師無罪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復後出師久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繁露楚莊云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者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歸外不得已故可也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而門非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按隱三年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若舉之者因重兵害衆兵動則怨結搆禍更相報讎伏尸流血無已時所謂師之罪也此重在君滅同姓舉其重者故歸其辜於師非師真無罪也故背貞云所以慰師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于

君矣繁露說微異穀梁傳遯者事未畢也遯也○注因解至汲汲○舊疏云正以及者汲汲之辭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注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疏冬十一月經有癸未厤爲十月之七日十二月之八日十一月無癸未○注諸兒至從弟○史記齊世家釐公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襄元年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闘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十二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閒襄公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卽匿襄公戸閒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戸閒發視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與左傳所載大同較爲詳備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

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七終

常熟丁國鈞參校

子汝恭校字